



在“书记三人行”直播间里，三位社区书记正努力为农户们的产品打开销路。（王峰/摄）

编者按

当前，数智技术飞速发展，正深刻重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，也为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带来全新机遇。安徽推陈出新、向新而行，因地制宜推进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建设，将手机屏幕化作联系群众的“连心桥”、服务群众的“实践场”。

从理论宣讲到政策解读，从收集诉求到化解矛盾，从文明倡导到助农增收，直播间融合六大功能，让基层治理更接地气，让乡土文化更具活力，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群众。方寸之间的探索，正为安徽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。

2月27日，在肥西县柿树岗乡，一场关于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的媒体见面会举行。聚光灯下，坐在前排的七位代表中，有六位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“乡村主播”。他们是县委书记、村支书，也是拥有百万粉丝的“杨丽很忙”杨丽、登上过央视春晚的“水果姐”李桂芹。

发布会搬到了乡村。坐在中间位置的，是农民主播王玉。

这个场景，正是安徽推进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建设的一个缩影，乡土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重构。这方寸之间，究竟给乡村带来了什么变化？它又如何重塑着基层治理、产业发展与乡土文化的内在逻辑？

从“缺席”到“在场”的治理之变

灵璧县委书记薛勇在见面会上提到一组数据，作为劳务输出大县，灵璧每年约有40余万青壮年在外务工。这意味着大量村民长期处于物理层面的“缺席”状态——村里的会开不起来，老家的事情插不上手，基层治理面临着“议事缺人、沟通不畅”的结构性困境。

这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普遍难题。当人口持续外流，传统的村民自治模式便遭遇了“空心化”的尴尬，名义上的治理主体大量缺席，基层决策的群众基础被削弱。

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的出现，提供了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。通过手机屏幕，在外务工人员可以实时观看村务动态、在评论区建言献策、监督村务运行。物理上“缺席”的村民，在数字空间实现了“在场”。有在外务工人员在小历书记的直播间留言：“看到老家越来越好，我们在外也安心。”这种跨越千里的情感连接，是过去任何治理手段都难以实现的。

但这仅仅是开始。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基层工作方式的转变上。

含山县昭关村党总支书记厉静对此深有体会。以前宣讲医保政策，只能靠大喇叭喊、墙上贴公告，“留守老人多，要么听不清、要么看不清”。



白”。而在直播间里，她拿出纸笔当场算账：“假如每年缴200元，满70岁后每月领多少；假如缴6000元，累计能多领多少。”枯燥的政策条文，变成了老百姓关心的柴米油盐。一位村民原本对缴费有抵触，看完直播后主动找到村里：“这笔账算清楚了，不是要我多交钱，是给我自己存保障。”

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，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。过去，他们的工作主要依靠行政层级赋予的身份来推动；而现在，他们需要在直播间里通过“沟通”“解释”“服务”来赢得群众的认同。用肥西县柿树岗乡合

龙社区党委书记高智的话说，他把屏幕变成了“连心桥”，把粉丝的点赞，变成实打实的实事。

灵璧县推行的“四单”工作法——村民点单、书记接单、“两委”办单、群众评单，将这种逻辑制度化。2025年，该县通过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受理解决群众咨询与诉求6万余件，纪检监察机关接收信访举报数较2022年减少63.8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基层治理逻辑从单向度的信息传达，走向双向的互动回应。直播间不仅是技术工具，更成为了倒逼基层干部转变作风、提升能力的“实践场”。

从“流量”到“乡情”的价值之变



李桂芹在直播时和网友互动

界首市的杨丽有一个响亮的抖音名——“杨丽很忙”。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她现在的状态，拥有117.3万粉丝，作品累计播放量突破10亿。她帮村民卖葡萄、红薯粉条、蛋白肉，也卖界首的非遗竹编，已陆续带动40多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。

但真正让杨丽心头一动的，并非这些数字，而是一个细节，有网友留言说，“看到你做的千层底布鞋，突然想起了我的妈妈。”那一刻，她意识到自己拍摄的乡土手工艺视频，触动了很

多人内心深处的记忆。

随着粉丝越来越多，杨丽发现自己面临的选择也越来越多。有人找她带货赚钱，有人请她推广品牌，但她始终记得那个给她留言的网友，也记得村里大娘攥着她的手说：“杨丽你直播俩小时卖的比我平时赶集一个月卖的还多。”今年春节前，她去村里收竹编筐，一位编了几十年竹筐的老人对她说：“你就安心卖，我就安心编，你要啥样的我就给你编啥样的。”看似简单的一句

话，让杨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了更实在的意义。

“大别山王姐”王玉的选择是扎根乡土、服务乡邻。她发起了“走百村、卖百家货、做农民的直播”活动，先后走进86个村，帮助6000多农户销售农产品。她记得那个凌晨3点出发、走了近5个小时山路来找她帮忙卖货的老奶奶，“每次一想到他们，我就觉得手里这部手机分量特别重。”当她帮另一位偏远山区的老人卖掉山货，看着老人高兴得原地蹦起来时，她更加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。

这种情感在李桂芹身上体现得更为深切。她因在水果摊前唱歌走红，登上了安徽春晚、央视春晚，获评“安徽好人”。但在直播间里，她反复讲述的是《一把木刷子》的故事——那是35年前父母给的陪嫁，父亲叮嘱她：“做人就要像一把刷子，不但要把衣服刷干净，更要把自己的内心洗刷干净。”她将这一家风融入歌声，用《父母在家就在》传递孝道，在直播间里实现着从个人成名到温暖传递的跨越。她说，每次唱这首歌，就会想起母亲听她唱歌时的笑容，“能用自己的小事温暖大家，带动更多人孝老爱亲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。”

从方寸之间看『和美乡村』之变

本报记者 鲍炜强 汤昭辉



从“平台”到“阵地”的功能之变

在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的建设中，理论宣讲、政策解读、收集解决群众问题、发现化解矛盾、文明倡导文艺下乡文化进村文体乐民、群众增收等六大功能被反复提及。这意味着，直播间既要帮助群众卖货增收，也要成为政策解读、矛盾化解的窗口。这些功能如何兼容？肥西县柿树岗乡高智的“书记三人行”团队给出了一种答案。

截至目前，他们累计开展直播700余场，收获了近20万粉丝，带动了100多种本地农产品走出乡村、走向全国，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。但同时，他们的直播间也是理论“微课堂”和政策“宣讲台”，医保怎么缴、电诈怎么防，他们说得接地气。“群众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认真看、闭环办。”在高智看来，只有真正帮助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，赢得了信任，政策宣讲才能入脑入心；只有把政策声音传递到位，凝聚了共识，产业发展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。

从各地的实践来看，安徽正在探索不同的融合路径。灵璧县构建县镇村三级直播矩阵，将直播间打造成集理论讲堂、特产展

台、调解驿站、文化舞台于一体的综合阵地。肥西县柿树岗乡则推行“党组织+合作社+直播”模式，联合创办经营主体，既有村级组织的公信力做基础，又有合作社的市场机制做支撑，能够在服务群众和经营创收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肥西县柿树岗乡的直播间向所有群众免费开放，实现零门槛开播。他们还推行设备、产品、数据、收益四共享模式，搭建共享供销臻选平台，统一品控、仓储、物流，让更多村民能够便捷地参与到直播带货中来。这种制度设计，让直播间的收益能够更公平地惠及更多村民。

王玉的规划更具想象力：她要把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办成村里的“新农人实操课堂”，免费、手把手地教留守妇女和年轻人做直播。“我一个人一年能带动6000多户，那要是咱大别山能再多一些‘王姐’呢？”去年以来，她已培训了40多名“农民主播”，其中不少人已经开始独立开播。这种培育模式将个人的流量能力转化为乡村的集体能力，让更多普通村民也能分享数字经济的红利。

记者手记

回到开篇的场景。为什么要把发布会开在乡镇？为什么要让农民主播坐在中间？

或许答案就在于：安徽的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建设，正在尝试一种不同于传统路径的数字乡村探索。它不是简单地给乡村装个屏幕、拉根网线，而是试图用数字技术重塑乡村的治理方式、经济形态和文化认同。它将话筒交给农民，将镜头对准乡土，让那些原本沉默的声音被听见，让那些原本寻常的乡土风物被看见。

这条路并不平坦。如何让直播间既“红火”又“长久”？如何让流量真正惠及最普通的村民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仍在实践中摸索。

但当“水果姐”李桂芹在直播间里唱起《父母在家就在》，当“大别山王姐”王玉看着老奶奶数着卖货得来的零钱露出笑容，当“书记三人行”高智看到在外务工人员留言“老家越来越好，我们在外也安心”——此时记者意识到，这方寸之间的屏幕，确实承载着某种超越技术的意义。

它装得下民生百态，也点亮了乡村未来。在这片江淮大地上，一场由小屏连接的数字实践，正在为安徽乡村振兴写下生动的注脚。